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讐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為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迺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為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



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遂絕不肯起  
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  
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  
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  
今其書編離簡斷似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  
聞而無次敘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太抵子華子以道  
德為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  
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為父要之交當  
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速禍日以權譎為事子華  
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答卒以不遇可為酸鼻

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上卷目錄

陽城胥渠問

孔子贈

北宮子仕

虎會問

晏子

下卷目錄

晏子問黨

執中

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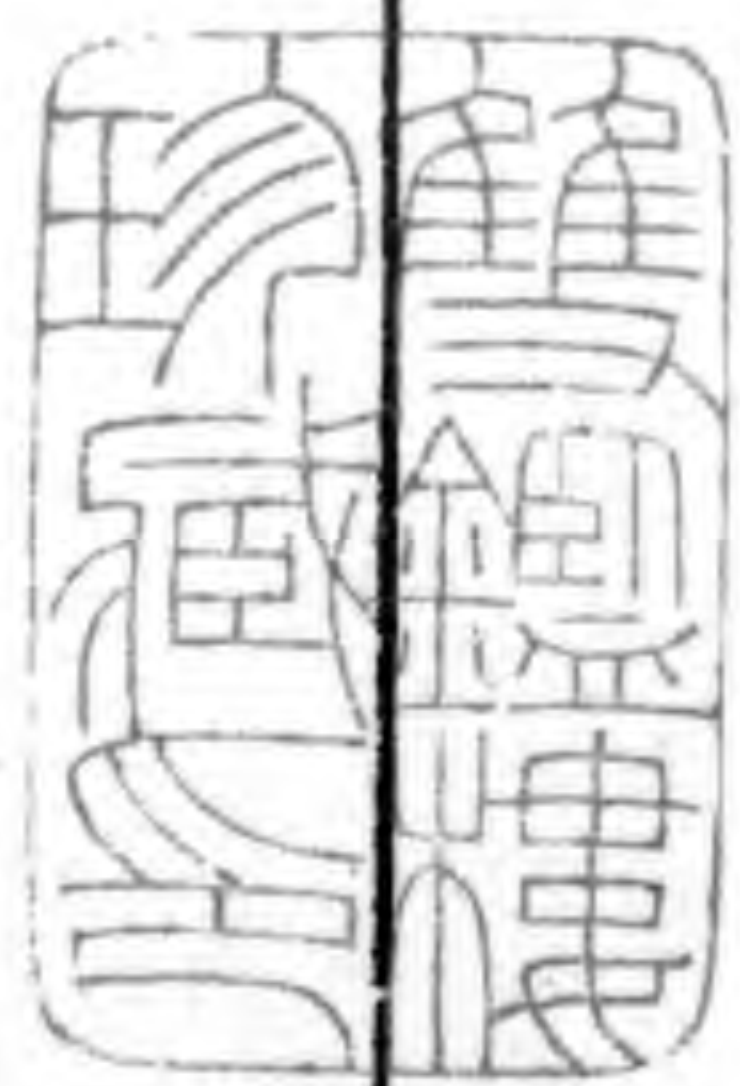
北宮意問

神氣



子華子上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剖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



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

之氣為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之氣為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同茲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為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



髮膏澤臟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齏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為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

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為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



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

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闢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



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父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

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園之上堯舜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



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于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之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邾子以達于禮聞于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邾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黻黼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縵且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邾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邾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導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剡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



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  
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  
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  
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  
一歛萬物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其  
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  
以相傾也盛盈盈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  
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

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  
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  
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  
之所以將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  
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  
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  
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  
以急刻而責怨以譎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  
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



黑之募也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荅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繆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

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菁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



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郟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澣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

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此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為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芟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



陳武王鞮係解馬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鞮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為人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者也能有所不為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於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

簡子悔之使使者于齊而使董安于寓言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扃於所甘士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壟其敢忘主君



子華子上卷 十一 帝曰降  
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  
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  
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  
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  
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頰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  
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  
有問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  
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

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  
將以濯滌今世之昏悞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  
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  
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  
如理亂焚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  
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  
地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  
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  
泊兮如大羹之未調醜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  
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



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囂凌詬誅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肩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

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瞶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督父并忽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斃敗人已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



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

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為且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



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  
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曰違  
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  
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  
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  
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  
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  
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  
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  
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  
得其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  
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  
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十之制字  
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為完具之完殘其所  
固為賊寇之寇加法度焉為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  
謂寇毀則則為賊夫穿垣竄發錫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



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  
試為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為考先大夫文  
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  
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  
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  
也江之源出於汝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  
公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  
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  
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

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  
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  
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  
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  
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  
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  
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  
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  
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木闡之山  
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渚昔者秦穆公



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叔于宛迎邳豹於鄭取由  
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蕙懷于斯時  
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為筋幹不可以  
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  
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  
者展布四體以為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為人  
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剽其事主也齊戒被濯而  
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耻其所聞不惠於古初  
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  
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授人以車投

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  
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  
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析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  
其社而頽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  
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  
人吾丘鳩恐焉累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  
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  
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  
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  
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



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眾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

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



道以奈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竒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圉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怕心也造為訶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怒焉以古

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救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滄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



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

以皇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



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相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柎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頽嶇嶇之區抉剔之持撻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蜃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墮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蟹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恠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

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蟹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恠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



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  
翕翕而訛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  
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  
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  
兩間偏俱疋履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  
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恠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  
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  
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  
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  
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

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  
人疾視之如日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  
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  
雋老也然且惱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  
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瞋有所志且而升諸  
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  
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  
則不然囂囂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  
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  
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



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鬧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

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惴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

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筮著以為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



也故齊將。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况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上

子華子下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為之䟽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廉潔



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  
 將以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  
 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  
 心焉於是有所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斷數  
 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  
 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  
 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  
 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媼媼脂韋  
 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小人之至於齊為  
 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

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  
 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第  
 壇級於公官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  
 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  
 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  
 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  
 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  
 便其民愿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  
 蓋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



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  
第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  
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  
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  
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  
瑯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  
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  
為明狐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  
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媼媼脂韋者日至於  
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  
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  
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  
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  
而以勢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  
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  
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  
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  
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  
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  
過於卮酒而鬻肉蕪國之杜不難於請福今齊之焦



萃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聲效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上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

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漏齋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



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  
 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  
 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  
 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  
 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  
 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  
 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  
 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  
 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  
 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

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  
 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腴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  
 畎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  
 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  
 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  
 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圍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  
 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  
 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  
 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幾矣寓  
 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  
 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  
 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為溫  
 也必隨之以擊斂之氣而為秋玄武洹陰不能盡其  
 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為春孰為此者天  
 也天且不可以盡而况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  
 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  
 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  
 於中則必窮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墻而僵矣必  
 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  
 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  
 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  
 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前  
 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  
 失其所以為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測然  
 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  
 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  
 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



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恍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成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恢濶濛濛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為能集道惟平為能載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暗喘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庠者隆之因虧



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  
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庳以無  
形故無有成虧既以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  
是以韋革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  
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畫故古之制字字  
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為  
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  
為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為之長羽  
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

兌宮麒麟為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為之  
長裸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為之長一人之  
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  
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  
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故曰天  
地之間人為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  
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  
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  
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



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  
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洪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涵天  
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  
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  
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怒赤  
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跋而望  
乎後之人便於起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  
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  
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為慈

如心為怒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  
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  
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由  
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  
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  
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  
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  
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  
也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醜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握足窅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慙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磴訶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濶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媵媵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滌漉也下注而不



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脩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壁而徒乞無為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績拱獠狃逝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馬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試嘗論其



微矣倭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帷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

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為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為二化二以為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



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乎化則  
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  
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  
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為量也是能使其神  
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  
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  
不務白也且氣不攻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  
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  
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幹而死矣是以古之

知道者築壘以防邪䟽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為物  
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  
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  
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涑涑滿而  
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  
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  
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曲折湛  
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砒  
訇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涸泆澁溶湛於其所以



容而態易矣醖淡芳奧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九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

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畧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脩為而至於足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牢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



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剛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

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猶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聾聽以至作為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豢







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  
陽中之陰者土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  
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  
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  
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  
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  
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  
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  
后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  
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

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  
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  
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  
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  
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  
所以養生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湯  
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  
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  
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  
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



養者養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

此則與者謀矣公仲子夫子之言也而之問

也承也但小之嘗聞如發願夫子益其說而

稽徵其所以也子華子曰固不可以一而足

也夫心之五六之主也精神之心之精為火其

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木鳥其竅上通

於舌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赤狀如懸瓠其

神為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氣為兌其

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於鼻腎之

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中為玄龜

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巳其色黃

狀如覆缶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

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

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

五精之摠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

以燠之以以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

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

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

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

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射因火則



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并洳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齊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氣恐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為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晉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瞶瞶蹢蹢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求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



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  
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  
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  
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悟百疾俱作時方  
疾癘道与纏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  
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  
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  
言犬病夏霜冬雷繆盤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摠至  
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  
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  
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  
之物有其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  
之則激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為  
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  
志則廣耳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  
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  
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者毀裂而  
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  
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



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豨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  
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  
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  
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  
同而意味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  
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  
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  
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  
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豨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  
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  
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  
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  
而當吾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  
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  
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  
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  
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



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膏華之就充  
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  
譁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  
寒而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  
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展布其四體  
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  
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  
山澍雨如靈鷄暗於埒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  
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華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

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言  
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鼃吟而鼃啼且曉昏而  
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  
以發其植物也充充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灌溉  
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  
壑之下雷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  
之芬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  
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  
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  
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



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  
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  
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子華子曰爾  
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  
我之心可謂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  
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  
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蒼塞  
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  
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不吾間  
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  
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  
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  
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  
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  
於邾邠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  
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噐車也曰唐叔  
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為  
獻王命分寶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  
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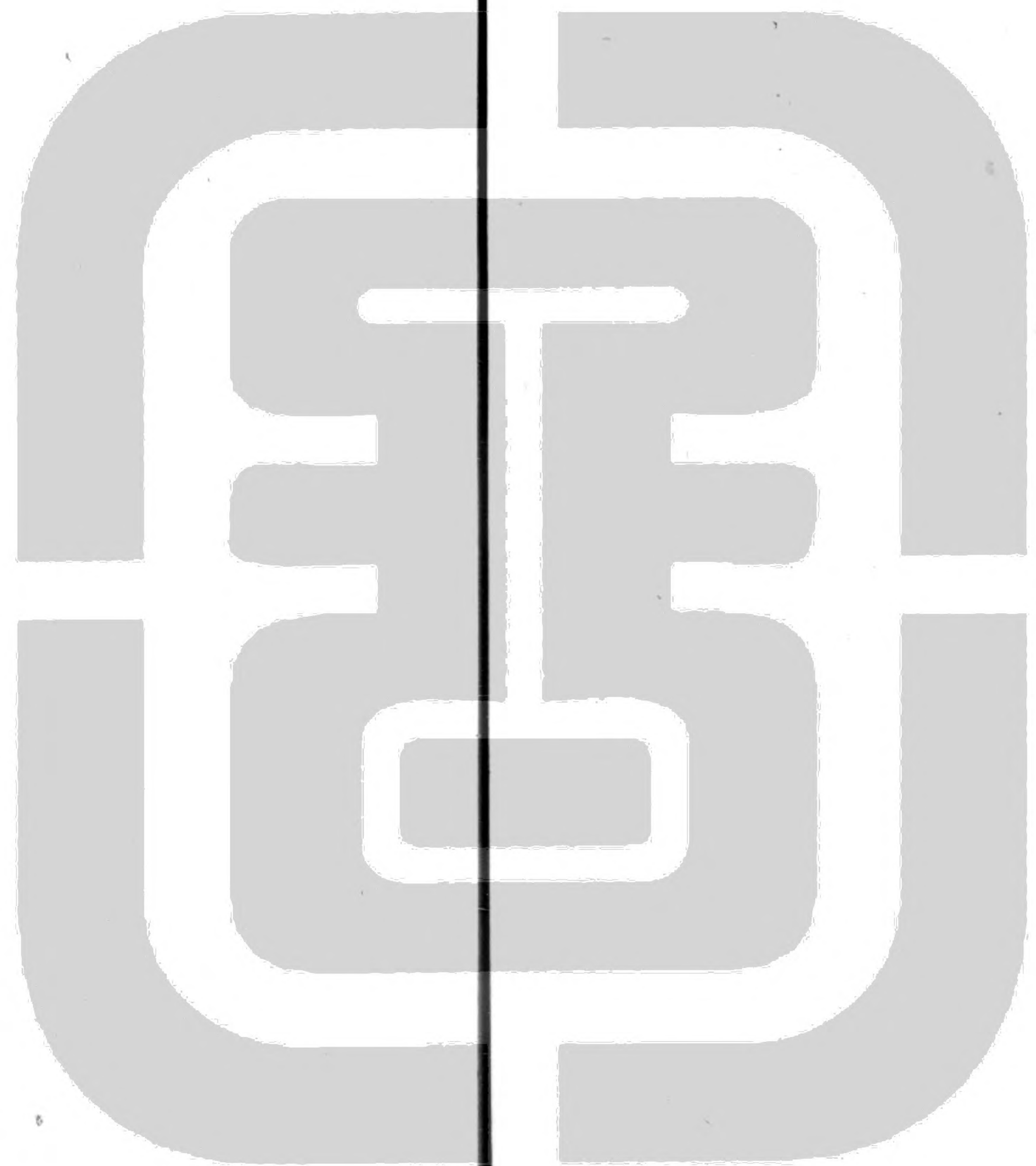


壁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主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上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為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啟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窳窳

之事吾之所以后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逸我之所脩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天子御下卷

五

泉目



程